

依韵校勘《针灸甲乙经》

★ 姜燕 (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2 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00)

关键词: 针灸甲乙经; 依韵校勘

1 《针灸甲乙经》的构成及成书时间

魏晋时期皇甫谧编写的《针灸甲乙经》^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,也是最早最多地收集和整理古代针灸资料的重要文献。《甲乙经》是皇甫谧将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^②、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三部书的有关内容,采用“使事类相从”^③的归类法,将各书相类原文辑集一起,“删其浮辞,除其重复”^④,集三部为一,编次而成。

《甲乙经》出现于汉末晋初,但由于它是集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和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三部书为一部的,所以《甲乙经》的语言反映的是这三部书成书时代的语言面貌。

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成书于汉代。黄龙祥先生^[1]在《黄帝明堂经辑校》一书的“文献研究”专题中,从全书的内容、穴位别名、特殊穴名、避讳及汉代目录著作收录情况等五个方面考查了该书的成书时间是“西汉末与东汉延平年之间”。考据信而有徵,结果可信。

《素问》和《九卷》(《灵枢》)即后世流传下来的《黄帝内经》。关于《内经》的成书时代,有的说成书于黄帝时代^⑤,有的说成书于战国时代^⑥,有的说成书于秦汉之际^⑦,有的说成书于汉代^⑧,一直众说纷纭。钱超尘先生从《内经》的音韵本身出发,运用音韵学上已有的得到公认的科学结论,对《内经》的音韵特点作出说明,从而确定《内经》成书于汉代:“总结论是:从音韵上分析,《内经》成书于汉代,‘七大论’可能更晚些,大约成于东汉”^⑨。我们认为此说是依据语言本身的特点进行考证判断的,证据确凿,结果可信。

所以可以判定,将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和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三部撰集而成的《针灸甲乙经》的语言反映的是汉代的语言面貌和语言特点。因此,我们就可以用汉代语言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对《针灸甲乙经》进行校勘整理。

2 依韵校勘《甲乙经》的重要意义

2.1 校勘《甲乙经》的必要性

古书非校不能读。要研究古代文献,先必须确

定它“是什么”,恢复它的本来面貌,然后才能比较客观地研究它的诸多“为什么”。因为宋代雕板印刷术产生以前,书籍主要是写在竹简或帛上,不容易保存和流传,代远年湮,必然要发生错落遗佚、涣漫剥蚀诸种现象;即使是印刷术产生之后,由于古今语言文字的不断变迁,不同时代的人传抄刻印也存在很大差别的讹误,时间的距离愈远,其间的变化愈大。所以阅读古代书籍,首先必须通过仔细的校勘,才能真正读懂和理解。张舜徽在他的《广校雠略·书籍必须校勘论》中讲:“古书流传日久,讹舛滋多,或误夺一字,而事实全乖,或偶衍一文,而意谊尽失,苟非善读书者,据他书订正之,则无以复古人之旧,此校勘之所以不可缓也。”

《甲乙经》自魏晋产生以来,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,在流传过程中,其错脱讹衍之处不胜枚举。宋代校正医书局在校勘时,《甲乙经》的“简编脱落者已多”,错简现象更为严重,而注文混入正文者尤多,明蓝格抄本大小字互混较为严重。除此而外,还有后人的大量妄改、径补之处,情况十分复杂。正如张灿垌先生所言:“因其(甲乙经)问世也久,传习也众,抄刊也频,引用也广,遂致衍脱误倒之处,语义隐晦之文,通借俗别之字,笔削损益之例,甚不鲜见。故虽有旧注可参,然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者有之;讹文别字,曲就强解者有之;义晦文烂,存疑待考者有之;各守门户,互相攻讦者有之;异文并存,难断是非者有之,众本各异,难以决择者亦有之。”^[2]

《甲乙经》流传下来的三个版本系统:明刊《医统

注:① 为称述方便以下简称《甲乙经》。

② 《九卷》即《灵枢》。

③ 《针灸甲乙经·皇甫谧序》。

④ 《针灸甲乙经·皇甫谧序》。

⑤ 持此说的人依据《内经》体例以“黄帝问曰”“岐伯对曰”的形式讲述医学道理。代表人物有宋代校正医书局的林亿。他在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》中说:“黄帝乃与岐伯上穷天纪,下极地理,远取诸物,近取诸身,更相问难,垂法以福万世,于是雷公之伦,授业传之,而《内经》作矣。”

⑥ 宋代以来持此说的人较多,如邵雍、程颢、朱熹及明初宋濂等。朱熹在《古史余论》中说:“《素问》乃战国之时,方术之士,遂笔之于书,以相传授。”

⑦ 持此说的学者较多,明代方孝儒、顾从德、《四库全书》、姚际恒等。

⑧ 持此说的学者有元明之际医学家吕复、日本医学家及训诂学家丹波元简等。

⑨ 钱先生的详细考证见他的著作《内经语言研究》中编第四章“从音韵上考察《内经》的成书时代”。

正脉》本、明蓝格抄本和正抄本(仅存残卷三卷),三者之间文字差异也很多。这就要求在学习和研究《甲乙经》之前必须对此进行校勘。目前,关于《甲乙经》的校勘有三部书:刘衡如的《针灸甲乙经》、黄龙祥的《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》(新校本,1990年版;后做修正收入《针灸名著集成》1996年版)和张灿理《针灸甲乙经校注》。这三部书对照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等对《甲乙经》作了比较全面的校勘,解决了很多聚讼争纷的问题,但也尚存在一些问题,如对有些异文还没有恰当的取舍,对清代及近代的一些对《内经》进行语言研究的成果没有吸收,对有些可以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判断的问题还没有涉及,这正是本文的一个切入点。

2.2 依韵校勘的可能性

《甲乙经》一书,存在大量押韵的段落和句子。前面已经知道,《甲乙经》是将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三部书重新编次而成。江有诰的《先秦韵读》(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之部),计《素问》二十三篇,五十二段,《灵枢》二十一篇,四十四段,从韵语的角度,校其句读和文字的讹误。他认为先秦之文,往往流露其天然的韵语,顾亭林称之为“化工”之文。所以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毫无例外,也杂出不少的有韵之文。明末冯舒在《诗纪匡谬》中所说“《素问》一书,通篇有韵。”事实上在秦汉时代的经、史、子、集中,有许多书中都穿插着大量的押韵文句,这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表现方法。钱超尘先生在《内经语言研究》一书中指出:“《内经》在叙述和阐发理论的时候,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子当中,融合进韵律谐和的韵文,这种表现的法,构成了《内经》文体的一个突出特点。”^[3]据此可以知道,《甲乙经》中有大量韵律和谐的韵文。如:

故智以养生也,必顺四时而适寒暑,和喜怒而安居处,节阴阳而调刚柔^①,如是则邪僻不生。长生久视。(卷一第一)

血脉盛坚横以赤,上下无常处,小者如针,大者如箸。刺而泻之万全,故无失数,失数而返,各如其度。(卷一第十四)

如是者,邪气得去,真气坚固,是谓因天之叙。(卷三第二十六)

肺脉来,厌厌聂聂,如落循(《素问》作落)榆荚,曰平。肝脉来,奭奭招招,如揭长竿末梢,曰平。脾脉来,和柔相离,如鸡足践地,曰平。(卷四第一上)

粗守形,上守神。神乎神,客在门。(卷五第四)

是谓冥冥,莫知其形。见其乌乌,见其稊稊;从见其飞,不知其谁。伏如横弩,起若发机。刺虚者须

其实,刺实者须其虚。经气已至,慎守勿失。深浅在志,远近若一。如临深渊,手如握虎,神无营于众物。(卷五第四)

故治不法天之纪,不用地之理,则灾害至矣。(卷六第七)

凡刺之属,三刺至谷气。邪僻妄合,阴阳移居,逆顺相反,浮沉异处,四时不相得,稽留淫泆,须针而去。(卷五第五)

阴阳乃张,因息而行,行有经纪,周有道理,与天合同,不得休止。切而调之,从虚去实,泻则不足,疾则气减,留则先后;从实去虚,补则有余,血气已调,神气乃持。余已知血气之平与不平,未知痼疽之所从生,成败之时,死生之期,或有远近,何以度之?(卷十一第九上)

上面韵文的字数,可长可短,有时一韵到底,有时换韵,有时还出现韵部交错相押现象,正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。但是,无论是《甲乙经》,还是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,在流传过程中经传抄而多讹,错衍讹夺例,不胜枚举。王念孙在《读淮南子杂志书后》中说:“若夫入韵之字,若有讹脱,或经妄改,则其韵遂亡。”如:

用阳和阴,用阴和阳。审明部分,万举万当。(卷一第十五)

“用阳和阴,用阴和阳”此二句《灵枢》互倒,此段为韵文,阳与下句当字相押。

持针之道,坚者为宝。(卷五第四)

“宝”原作“实”,原注为“素问作宝”今据《素问·针解篇》王注及新校正改。作“宝”是,宝与上句道字,古韵皆幽韵,故相押。

黄帝问曰:人之生也,有刚有柔,有弱有强,有短有长,有阴有阳,愿闻其方。(卷六第六)

“有刚有柔”明抄本作“有柔有刚”,这样,刚、强、长、阳、方古韵皆阳韵相押。

可见,《甲乙经》存在大量的韵文,运用音韵学知识我们可以进行校勘,这个方法运用得当,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校勘效果。

2.3 依韵校勘已取得的成果

由于《甲乙经》是将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和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三书重新编次而成的,所以,已经取得的校勘成果包括对《甲乙经》的校勘和对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及《黄帝明堂经》的校勘。

对《甲乙经》的校勘。清代朴学大盛时期,却没有对此书进行专门的校勘或研究。近世以来,刘衡

注:①“刚柔”《太素》作“柔刚”。

如校勘的《针灸甲乙经》，有很多地方是依韵进行的定夺的。九十年代有张灿理《针灸甲乙经校注》，里面有个别地方也是依据韵律进行校勘的。

有清一代，音韵学大盛，朴学家们虽然没有直接对《甲乙经》进行专书研究，但是，对《黄帝内经》，尤其是对《素问》则有比较多的关注。一些朴学大家，广泛研究各类文献资料（包括《内经》）来研究古韵；也有一些朴学家运用音韵学知识来解决医学文献的校勘和释义问题。依韵校勘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和《太素》的有清朝末年胡澍的《素问校义》、俞樾的《内经辨言》、孙诒让的《札迺》、于鬯的《香草续校书》等。近代以来有沈祖绵的《读素问臆断》、刘衡如校勘的《灵枢经》等，这些校勘中多次运用音韵学知识进行识断和取舍，校勘成果对《甲乙经》的音韵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在校勘成果中，值得一提的是钱超尘先生的《内经语言研究》，该书采用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，从训诂、音韵、语法三个方面对《内经》语言进行分析考辨，可以说是从语言角度对《黄帝内经》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，其中中编专门讲《内经》的音韵研究，从音韵上考查了《内经》的成书时代，总结出《内经》的音韵特点，并对音韵与校勘及《内经》韵例作了全面的研究，这对从音韵角度校勘《甲乙经》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。钱先生的另一部有关《内经》语言研究的专书是《黄帝内经太素研究》，第六章讲“太素古韵及依韵校勘”，依照古韵，据《太素》对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的大量失韵处进行了校勘，又依照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的古韵对《太素》的失韵处作了校勘。无论是在方法、观念上，还是材料和得出的结论上，都对《甲乙经》的依韵校勘有着非常重大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。

3 本文校勘的依据

3.1 《甲乙经》版本及他校书的版本

本文将以“医统正脉”本为底本，以明蓝格本、四库本为对校本，以刘衡如校勘的《针灸甲乙经》、黄龙祥的《针灸名著集成·针灸甲乙经》及张灿理的《针灸甲乙经校注》为参校本，并参考《素问》明顾从德刻本、《灵枢》明赵府居敬堂本、《太素》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清萧延平注本、《明堂类成》丛书集成 1376 册、日本丹波元简的《素问识》、丹波元坚的《素问绍识》等书进行校勘。

3.2 《素问合韵谱》

王念孙的《素问合韵谱》收《易林》、《新语》、《素问》用韵材料，手稿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，日前尚无正式刊本。钱超尘先生将其横排抄录，刊于《黄帝内经

太素研究》第 190-196 页。《韵谱》共 103 条，列有韵目、韵例和出处，钱先生补上了序号和出处所对应的原文以及人民卫生出版社《素问》对应的页数。此韵谱不象顾炎武、江永那样用来研究古韵分部，而是用来研究《素问》中的合韵，如“真阳”合韵、“耕阳”合韵、“真文”合韵、“质物”合韵、“鱼歌”合韵等，并通过合韵的研究以探讨汉代音韵特点，是研究《甲乙经》用韵的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的韵谱。

3.3 《内经》代表的汉韵特点

音韵学上通常将音韵研究分成三个系统，即上古音、中古音和今音。两汉音韵仍然属于上古音。但是，汉代的音韵有着不同于先秦音韵的特点。钱超尘先生在《黄帝内经太素研究》中说：“段氏第十五部，收字甚多，协韵甚宽，合于汉代音韵。于先秦则分韵未精，综观《太素》古音，汉韵特点极为明显，如‘耕阳’合韵、‘明’字由阳韵转入耕韵，皆汉韵明显特征。”^[4]

参考段玉裁的《六书音均表一》、钱超尘先生的《内经语言研究》、《黄帝内经太素研究》，我们总结出《内经》用韵的一些基本规律：

(1)“真文元”合韵。《六书音韵表一》：“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（真文元），三百篇及群经、屈赋分用划然，汉以后用韵过宽，三部合用。郑庠乃以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为一部，顾氏不能深考，亦合真以下十四韵为一部，公可以论汉魏间之古韵，而不可以论三百篇之韵也。”

(2)“铎锡”合韵。《六书音韵表一》：“第五部入声（铎）与第十六部入声（锡），周秦汉人分用，晋宋而下多以第五部入声字韵入於第十六部。”

(3)“鱼歌”合韵。《六书音韵表一》：“汉以后多以鱼虞之字韵入於歌戈，郑氏以鱼虞歌麻合为一部，乃汉魏晋之韵，非三百篇之韵也。”

(4)“宵幽侯鱼”合韵。《六书音韵表一》：“二、三、四、五部，汉以后多四部合用，不甚区分。”

(5)“耕阳”合韵。“行”字在汉代出现了 xing 的声音，即由阳部转入耕部。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中的许多“行”字都与耕部字相押。

(6)“质月”合韵。《六书音韵表一》：“第十二部质栉韵汉以后多与第十五部入声合用。”

(7)“鱼侯”合韵。

(8)“质物”合韵。

(9)“东耕”合韵。

……

3.4 前人研究成果

前面已经讲过的“依韵校勘已取得的成果”，以

及王力古韵三十部,郭锡良的《汉字古音手册》,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参考。

4 依韵校勘的具体内容

(1)故智者之^①养生也,必顺四时而适寒暑,和喜怒而安居处,节阴阳而调刚柔,如是则邪僻不生,长生久视。(卷一第一)

“刚柔”《太素》作“柔刚”。此段文字有韵,“时”为之韵,“暑”、“怒”、“处”为鱼韵,《素问合韵谱》第97条“之鱼”合韵,故“时、暑、怒、处”相押;“阳”与“刚”皆为阳韵,而柔为幽韵,若作“刚柔”则失韵,当据《太素》改为“柔刚”。

“生”,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作“至”,“生”为耕韵,“至”为质韵,“视”为脂韵,“质”韵与“脂”韵在王力古韵三十部中同为乙类,阴入对转。所以“至”与“视”相押。若作“生”则失韵。

(2)心气虚则悲忧,实则笑不休。

张灿理《校注》据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删“忧”字。此处“忧”与“休”均为“幽”韵,相押成韵,“悲”为微韵,删去“忧”则失韵。而且依据医理,后文有“心虚则悲,悲则忧;心实则笑,笑则喜”。“心在声为笑,在变动为忧,在志为喜。”“忧”是心气虚的一种情志表现。

另外在卷六第三:

(3)神有余则笑不休,不足则忧(《素问》作悲,王冰曰:作忧者误)^②,血气未并,五脏安定,邪客于形。

此段文字也是韵文,“休”与“忧”合幽韵,“并”、“定”、“形”合耕韵,故《素问》作“悲”有误,王冰注“作忧者误”是以“不误之文而妄改之”^③。

(4)夫四时阴阳者,万物之根本也。所以圣人春夏养阳,秋冬养阴,以从^④其根。逆其根则伐其本矣。(卷一第三)

“本”下《素问》、《太素》有“坏其真”三字。“本”、“根”为文韵,“阴”为侵韵,“真”为真韵,《素问合韵谱》第42条“侵真文”合韵。《太素》类编《素问》,依然保了《素问》的韵文,《甲乙经》虽然是对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和《明堂》的重新编写,但不可能把一段韵文截断只取一部分,故疑《甲乙经》在流传中脱了“坏其真”一句。沈祖绵在《读素问臆断》中说:“真与根,二字不叶。‘真’系‘门’之讹”,即认为真韵与文韵不合韵。可能是沈氏认为《内经》为先秦之文而非两汉文的缘故。汉魏之际的古韵,真文是可以合韵的,段玉裁在《六书音均表》“第十二部(真)第十三部(文)第十四部(元)分用说”中讲:“三百篇及群经、屈赋分用划然,汉以后用韵过宽,三部合用。郑庠乃以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为一部,顾氏不能深考,亦合真以下十四韵为一部,公可以论汉魏间之古韵,而不可以论

三百篇之韵也。”^[5]

(5)肝者主为将,使之候外,欲知坚固,视目小大。脾主为胃(《九虚》、《太素》作卫)使之迎粮,视唇舌好恶,以知吉凶。肾者主为外,使之远听,视耳好恶,以知其性。(卷一第三)

“小大”原作“大小”,按本节系韵文,“大”与上文“外”合月韵,“小”为宵韵,若作“大小”则于韵不协。《灵枢·师传篇》正作“小大”。

(6)六府者,胃为之海,广骸(《太素》作咧)大颈、张胸,五谷乃容;鼻隧^⑤以长,以候大肠;唇厚人中长,以候小肠;目下裹^⑥大,其胆乃横,鼻孔在外,膀胱漏泄^⑦;鼻柱中央起,三焦乃约。此所以候六腑也。上下三等,脏安且良矣。(卷一第三)

张灿理《校注》依据本节四字句例,疑“广骸”前脱二字,所言极是。此节系韵文,“海、骸”押之韵,“胸、容”押东韵,“长、肠、横”押阳韵,“大、外、泄”押月韵。若脱二字,则失韵。

“横”字张灿理《校注》认为“若为‘刚强’义,当直言‘刚’,与上文‘肠’押阳韵。”实际上,“横”字古亦为阳韵。张氏以“横”不押阳韵而怀疑“横”有刚强义,方法上欠妥。

(7)五脏皆端正者,和利得人心^⑧。五脏皆偏倾者,邪心善盗,不可为人卒,反复言语也。(卷一第五)

“卒”,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均作“平”,连上读。《灵枢识》:“《甲乙》苦焦作善焦,人平作人卒。卒字接下句。……简案:平作卒为是。”正抄本作“率”,疑为“卒”之讹。

刘衡如校本“卒”字连下读,与丹波氏同。黄注本“卒”字连上读。张灿理《校注》本认为作“平”是,与“和利得人心”正为对文。

从韵文角度看,作“平”字并连上读,“五脏皆端正者,和利得人心。五脏皆偏倾者,邪心善盗,不可为人平,反复言语也。”“正”、“倾”与“平”押耕韵,作“平”不但合韵,且与上文“和利得人心”为对文,文通义顺。作“卒”连上读,“卒”为物韵,则不合韵。如果作“卒”连下读,为“五脏皆端正者,和利得人心。五脏皆偏倾者,邪心善盗,不可为人,卒反复言语也。”

注:①“智者之”原作“智以”,正抄本同,明抄本作“智者之”与《太素》、《灵枢》合。明抄本于义为顺,故改。

②括号中文字为原书中的校语。下同。

③见王念孙《读淮南子杂志书后》。

④“顺”字《太素》作“从”。

⑤“隧”明抄本作“逐”,为“遂”之误,《千金》卷十八第一正作“遂”。

⑥“裹”明抄本、《灵枢》作“果”。

⑦“泄”正抄本作“湧”。

⑧“人”下《太素》无“心”字。

则“正、心、倾、人”合“耕、侵、真”韵，亦通，但与上文“和利得人心”不成对文。

(8)足阳明，外合于海水^①，内属于胃。(卷一第七)

“胃”原作“肾”，明抄本作“胃”。“水”为微韵，“胃”为物韵，微物阳入对转，都在段玉裁古韵第十五部。故“水”与“胃”相押。依据医理，足阳明为胃经，当内合于胃。故当作“胃”是，作“肾”误。

(9)营气之道，内谷为宝。谷入于胃，气传之肺，流溢于中，布散于外。精专者行于经隧，常营无已，终而复始，是谓天地之纪。(卷一第十)

“宝”，《素问·平人氣象论》、《痹论》王冰注引《灵枢》均作“荣气之道，内谷为实”。新校正云别本作“宝”。“宝”为幽韵，“道”也为幽韵，故“宝”与“道”相押。“实”为质韵，与“道”不相押。卷四第一下有“持脉有道，虚静为宝。”所以作“宝”是。

(10)持针之道，坚者为实(《素问》作宝)。(卷五第四)

“实”，原注为“素问作宝”。黄龙祥先生的校本保持原书的“实”。张灿理据《素问·针解篇》改作“宝”，宝与上句道字，古韵皆幽韵，故相押。作“宝”为是。

(11)上巅下项，合足太阳，循脊下尻，下行注小指之端；循足心，注足少阴，上行注肾，从肾注心，外散于胸中。(卷一第十)

“下行”二字刘衡如校本连上读。张灿理《校注》、黄龙祥注本皆连下读。此段文字为韵文，“阳”为阳韵，“行”亦为阳韵，同韵相押。而“尻”为幽韵，“尻”下断句则失韵。疑“下行”连上读入韵，较妥。

(12)用阳和阴，用阴和阳。审明部分，万举万当。(卷一第十五)

“用阳和阴，用阴和阳”此二句《灵枢》作“用阴和阳，用阳和阴”，此段为韵文，“阴”为侵部字，在段玉裁古韵第七部，“分”为文部字，在段玉裁古韵第十三部，第七部与第十三部可以合韵，王念孙的《素问合韵谱》第42第“侵真文”合韵，故“阴”与“分”相押。“阳”与“当”字皆在古韵阳部，故相押。此段韵文为为ABAB式韵例。所以，《甲乙经》不误，《灵枢》二句当互逆为是。

(13)卫气之行也，上下相贯，如环无端。今有卒遇邪气及逢大寒，手足[懈惰]不随，其脉阴阳之道，相膈之会，行相失也，气何由还？(卷二第一下)

“手足”下原脱“懈惰”二字。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有此二字。“手足[懈惰]不随，其脉阴阳之道，相膈之会，行相失也，气何由还？”此句各家断句有别。刘衡

如校本作“手足不随，其脉阴阳之道相膈之会行相失也，气何由还？”黄龙祥校本作“手足不随，其脉阴阳之道，相膈之会，行相失也，气何由还？”张灿理校注本作“手足懈惰，不随其脉，阴阳之道，相膈之会，行相失也，气何由还？”张灿理认为“不随其脉”当作“其脉不随”，与上文“手足懈惰”相押韵。笔者以为张注断句及乙正“不随其脉”有道理，此段文字为四字韵文，“贯、端、寒”古韵在元韵，“惰、随”古韵在歌韵，故当补“懈惰”二字，并乙正“不随其脉”为“其脉不随”。

(14)凡此十五络者，实则必见，虚则必下，视之不见，求之上下，人经不同，络脉异所别也。(卷二第一下)

“络脉异所别也”，《灵枢》同，《太素》无“别也”二字。此段文字为四字韵句，“所”为鱼韵，上文“下”亦为鱼韵，相押。故“别也”二字疑衍。

(15)寸口主中，人迎主外，两者相应，俱往俱来，若引绳，大小齐等。(卷四第一上)

“中”，原作“内”，今据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新校正及《灵枢·禁服篇》改。“内”与“外”相对成文。且“内”为物韵，“外”为月韵，均在段玉裁古韵第十五部，在王力的古韵三十部中，“物、月”为乙类入声，可旁转相押。而“中”虽于义可通，但古韵在冬韵，与“月”韵不相押。

(16)心脉来，累累然如连珠，如循琅玕，曰平。(卷四第一上)

《香草续校书·内经素问》：“邕按：连珠，盖本作珠连，‘连’字与下文如循琅玕字为韵。《楚辞·招魂》曰：高堂邃宇，槛层轩些；网户朱缀，刻方连些。连与玕叶，犹连与轩叶也。乙作连珠，则失韵矣。”此说可参。“连”与“玕”古韵皆为元韵，故相押，“珠”古韵为侯韵。所以作“连珠”则于韵不协。

(17)浑浑革革至如涌泉，病进而[危](色)，弊弊绵绵(一本作绵绵)，其去如弦绝者死。(卷四第一中)

“危”原作“色”，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新校正同，作“病进而色弊，绵绵其去如弦绝死。”《脉经》卷一第十三作“危”，《太素》作“绝”，明抄本作“危”，刘衡如、黄龙祥据改。张灿理校注认为作“色”、“绝”均误，当作“危”。

沈祖绵《读素问臆断》认为“革”是“鞭之脱写。”“‘鞭’、‘便’古一字，《诗·小雅·采芣》：‘平平左右’，韩诗作‘便便左右’。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‘便便，辩也’。如是，‘鞭’、‘泉’、‘绵’、‘弦’叶。”沈氏指出了“绵绵”

注：①“水”原脱，据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》新校正引《甲乙经》补。

当作“绵绵”，“弦绝”当作“绝弦”，但认为“革”为“鞭”之脱写，疑为妄改。钱超尘先生在《黄帝内经太素研究》中讲“字脱失韵”举此例，认为当作“浑浑革革，至如涌泉，病进而危，弊弊绵绵，其去如绝弦，死。”“泉”、“绵”古韵第十四部元韵，“弦”在第十二部真韵，此为真元合韵。此说甚是。

(18)持脉有道，虚静为宝。春日浮，如鱼之游在波；夏日在肤，泛泛乎万物有余；秋日下肤，蛰虫将去；冬日在骨，蛰虫周密，君子居室。故曰知内者，按而纪之；知外者，终而始之。此六者，持脉之大法也。（卷四第一下）

此段文字是韵文，“道、宝、浮”古韵在幽韵相押；“肤、余、肤、去”古韵在鱼部相押；“骨”古韵在物韵，“密、室”古韵在质韵，“它们（质物）在汉代已经合为一个韵部了”^[3]《素问合韵谱》第83条“质术”合韵即是此例，故“骨、密、室”相押；“纪、始”古韵为之韵相押。唯独“如鱼之游在波”一句不入韵，《甲乙经》诸校本对此都无校，张灿理虽看出了“波”与其他韵脚不协，但认为《太素》作“如鱼之游在波”义胜。沈祖绵《读素问臆断》对此作了较早的校勘：“如鱼之游之波，当作‘如鱼在波之游’，如此则道、保、浮、游四字皆叶。”^①钱超尘先生在《黄帝内经太素研究》“字倒失韵”一条中也举此例：“‘如鱼之游在波’当系传抄误倒，原句当作‘如鱼在波之游’，则与‘浮’字押韵。所言极是。

(19)黄帝问曰：四时之气，各不同形，百病之起，皆有所生，灸刺之道，何者为宝？（卷五第一上）

“何者为宝”，“宝”《灵枢》作“定”，原校云：“一作宝”，“为宝”《太素》作“可宝”，张灿理《校注》按：“似作‘定’是，与上文‘形’、‘生’皆耕韵，杨上善注：‘一则四气不同，二则生病有异，灸刺总而要之，何者为贵。’”钱超尘先生也认为当作“定”，“形、生、定”押耕韵。

笔者认为前面“形、生”古韵为耕韵相押，“道、宝”古韵均为幽韵相押。《灵枢》作“定”非。后文有“岐伯对曰：四时之气，各有所在，灸刺之道，气穴为宝”。可见当作“宝”。根据杨上善注：“灸刺总而要之，何者为贵？”宝与贵义同。而且卷一第十有“营气之道，内谷为宝”，卷四第一下有“持脉有道，虚静为宝”。卷五第四有：“持针之道，坚者为宝”，均以“××之道，××为宝”的押韵句式。

(20)凡刺痛邪用铍针，无迎陇，易俗移性。不得脓，越道更行，去其乡，不安处所乃散亡。诸阴阳遇痛所者，取之其俞泻也。

凡刺大邪用锋针日以小，泄夺其有余乃益虚，操

其道，针其邪，于肌肉视之，无有，反其真（乃自直道），刺诸阳分肉之间。

凡刺小邪用员针日以大，补益其不足乃无害。视其所在，迎之界，远近尽至，不得外侵而行之，乃自贵（一作费）刺分肉间。

凡刺热邪（用铍针）越而沧，出游不归，乃无病。为开道乎辟门户，使邪得出，病乃已。

凡刺寒邪用毫针日以温，徐往疾去，致其神，门户已闭气不分，虚实得调，真气存。

（卷五第二）

此段见于《灵枢·刺节真邪篇》及《太素·五邪刺篇》，文句有出入，且有大量注文混入。《太素》杨注及《灵枢》的历代注释，句读均疑有误。张灿理及黄龙祥的注本均有误处。刘衡如根据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补正，并将针名、刺法及注解加括号，即成七言韵文：

凡刺痛邪（用铍针），无迎陇，易俗移性。不得脓，越道更行，去其乡，不安处所乃散亡。（诸阴阳遇痛所者，取之其俞，泻也。）

凡刺大邪（用锋针）日以小，泄夺（其）有余（乃益虚），操其道，针[干]^②其邪（于），肌肉[亲]^③，视之无有反其真，（刺诸阳分肉之间）

凡刺小邪（用员针）日以大，补（益）其不足乃无害。视其所在，迎之界，远近尽至不得外。侵而行之乃自贵。（一作费）（刺分肉间）。

凡刺寒邪（用毫针）日以温，徐往疾去致其神，门户已闭气不分，虚实得调真气存。

(21)《大要》曰：徐而疾则实，疾而徐则虚。言其实与虚，若有若无。察后与先，若存若亡。为虚为实，若得若失。虚实之要，九针最妙，补泻之时，以针为之。（卷五第四）

“察后与先，若存若亡”前后皆是韵文，每两句相押。“疾”为质韵，“实”为职韵，二字相押。“徐”与“虚”皆为古韵鱼韵，“虚”与“无”亦为古韵鱼韵，“实”为职韵，“失”为质韵，二字相押；“要”、“妙”皆为宵韵相押，“时”、“之”皆为之韵相押。只有“先”与“亡”韵不相协，“先”为文韵，“亡”为阳韵，如果“若存若亡”乙为“若亡若存”，“存”为“文”韵，正与“先”相押。《太素·缺卷复刊》卷二十一《九针要道》“若存若亡”正作“若亡若存”。

(22)凡刺之真，必先治神，五脏已定，九候已明，

注：①《近代中医珍本集成·医经分册·读素问臆断》陆拯主编，本书尚未刊行，据北京中医学院油印稿校勘整理后排印。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0年2月。

②“干”原脱，今据《太素》卷二十五邪刺补。

③“亲”原脱，今据《灵枢·刺节真邪篇》及《太素》卷二十五邪刺补。

后乃存针。众脉所《素》作不见，众凶所《素》作弗闻。（卷五第四）

“存针”当为“针存”。此段为韵文，“真”、“神”皆真韵，“定”为耕韵，在段氏第十一部，“明”为阳韵，在段氏第十部，《内经》“耕”“阳”合韵比较普遍，在王力古韵三十部中，“耕”“阳”旁转。“针”为侯韵，“存”、“闻”皆为文韵，故“存”与“闻”相押，作“针存”于韵相协，为是。

(23)神乎神，耳不闻。目明心开而志光，慧然独觉，口弗能言，俱视独见，象若昏，昭然独明，若风吹云，故曰神。三部九候为之原，九针之论不必存。（卷五第四）

“光”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及王冰注与《太素》卷二十四及杨上善注均作“先”，疑是。黄龙祥无注。张灿理《校注》曰：“‘先’原作‘光’，此前后系韵文，作光则失韵，为形近误，据《素问》、《太素》改。”前文“神”为真韵，“闻”为文韵，后文“言”、“见”为元韵，“昏”、“云”、“存”皆为文韵，“先”也是文韵，此段韵文为真文合韵例，故作“先”为是，作“光”误。

(24)故曰用针之要，在于知调，调阴与阳，精气乃充，合形与气，使神内藏。（卷五第六）

“充”，《灵枢·根结篇》、《太素》卷二十二及杨注均作“光”。此段文字为韵文，“要”古韵为宵韵，在段氏第二部；“调”古韵为幽韵，在段氏第三部，宵幽合韵。“光”古韵为阳韵，与后文“阳”、“藏”协韵。故“充”字有误，作“光”是。

(25)故曰：刺不知逆顺，真邪相薄，实而补之，则阴阳血气皆溢，肠胃充郭，肺肝内胀，阴阳相错。（卷五第六）

“则阴阳血气皆溢”《灵枢》、《太素》均作“则阴阳四溢”。此段文字为四字韵文，此句诸书皆失韵，疑“阴阳”二字衍，当作“则血气皆溢”，如是则“薄”、“郭”、“错”皆古韵铎韵相押。

(26)上焦不通利，皮肤致密，腠理闭塞《素问》下有玄府二字不通，卫气不得泄越，故外热。（卷六第三）

“上焦不通利”张灿理《校注》认为：“前文两言‘上焦不通’，均无‘利’字，故疑‘利’字为剩文。”刘衡如校本和黄龙祥校本均无注。“通”为东韵，“利”为质韵，“利”与下文“密”皆质韵，故相押，所以，作“上焦不通利”于韵相协，义亦可通。

(27)黄帝问曰：人之生也，有刚有柔，有弱有强，有短有长，有阴有阳，愿闻其方。（卷六第六）

“有刚有柔”当作“有柔有刚”，“柔”古韵为幽韵，“刚”为阳韵，“刚”与后文“强、长、阳、方”皆押阳韵。

(28)故因其轻而扬之，因其重而减之，因其衰而彰之。（卷六第七）

“减”沈祖绵《读素问臆断》认为：“‘扬’、‘彰’叶，‘减’不叶。古文韵文，未有此条例，‘减’字疑‘荡’字之讹，《释言》、《释名》语：荡，盪之，排荡去秽恶也。”“减”古韵为侵韵，“扬”、“彰”皆古阳韵，沈氏疑“减”为“荡”之讹，“荡”亦为阳韵，与“扬”、“彰”相押，可备一说。

(29)其高者，因而越之；其下者，引而竭之；中满者，泻之于内。（卷六第七）

“泻之于内”沈祖绵《读素问臆断》认为：“越、竭叶，内不叶，且句法异，其论无疑，疑作中满者写而洩之，洩正字泄露，如此越、竭、洩叶。”“越”、“竭”古韵皆为月韵，“内”古韵为物韵，“月”、“物”皆在段氏第十五部，可以合韵。王力古韵三十部“物”、“月”有相同的韵尾，可以旁转相押。故沈氏不必依韵校改。

(30)气上不下，头痛癫疾，求阳不得，求之于阴，《素问》作求阴不审，五部隔无征，若居旷野，若伏空室，绵绵乎属不满目。（卷六第七）

“满目”，《素问·方盛衰论》及王注作“满日”。“目”古韵为觉韵，“日”为质韵，前文“室”为质韵，“日”与“室”同韵相押，故作“满日”较妥。

(31)又曰：头痛癫疾，下实上虚，过在足少阴太阳，甚则入肾。（卷六第九）

“下实上虚”，明抄本、《素问·五脏生成论》、《太素》均作“下虚上实”。作“下虚上实”合韵，“疾”为质韵，“虚”为鱼韵，“实”为质韵，“实”与“疾”同韵相押，作“下实上虚”则于韵不协。

(32)岐伯对曰：诸人者，众人之方也，非一人之所尽行也。（卷六第十）

“人”《灵枢·病传篇》作“方”。“方”与“行”皆阳韵相押，作“人”则于韵不协。

(33)七十岁，脾气虚，皮肤始枯，故四肢不举。（卷六第十二）

“虚”，各本同。刘衡如校本、黄龙祥校本无注。张灿理根据前后文例及《圣惠方》卷一论形气盛衰法改为“衰”。前文黄帝问“气之盛衰”，岐伯答有“五十岁，肝气始衰，……。六十岁，心气始衰，……。七十岁，脾气虚，……。八十岁，肺气衰，……”依此文例，当作“衰”是。“衰”为微韵，“岁”为月韵，皆在段氏古韵十五部，可相押。后文“枯”与“举”皆鱼韵相押。若作“虚”，虽“虚”为鱼韵，可与后文“枯”、“举”相押，但“岁”则不合韵。故作“衰”较妥。

(34)曰：风气常留其处，故常在，疟气随经络，次以内传，《素问》作沉以内薄，故卫气应乃作。（卷七

第五)

沈祖绵《读素问臆断》曰:“句有脱字。此系韵文,处与下文络、薄、作叶,惟在字不叶。上文云:‘邪气客于风府’,又‘大会于风府’,下连出‘风府’者五,又云:‘故风无常腑’,据此,疑脱‘府’字。有‘府’字则全文皆叶。此说可参。”

“次以内传”《素问》作“沉以内薄”,沈祖绵显然是以《素问》为底本依韵校勘的,作“薄”合韵,作“传”则失韵矣。

(35)曰:请从其本,引其末,可使衰去,而绝其寒热。审按其道以予之,徐往徐来以去之。(卷八第一上)

“从其本,引其末”,《外台秘要》卷二十三引本书、《千金》卷二十三第一均作“从其末,引其本”,黄龙祥校本据改。刘衡如校本和张灿理校注本未改。此段为韵文,“本”古韵为文韵,“末”古韵为月韵,后文“热”古韵亦为“月”韵,与“末”同韵相押,“予”、“去”同为鱼韵相押。若作“从其末,引其本”则于韵未协。

(36)肠胃之积,寒温不次,邪气乃一本作稍止,畜积留止,大聚乃起。(卷八第二)

“积”,《灵枢·五变篇》作“间”,刘衡如校本据改。“间”古韵为元韵,“积”古韵为锡韵,“次”古韵为脂韵,在王力古韵三十部中,此锡脂二韵的主要元音相同,可以通转相押。后文“止”、“止”、“起”皆为之韵相押。若从“肠胃之间”,则失韵矣。所以《灵枢》有误,不可据之改《甲乙经》。

(37)取之天容者,深无一里(里字疑误),取廉泉者,血变乃止。(卷九第三)

“里”下有校语“里字疑误”,“里”古韵为之韵,与下文“止”同韵相押。“里”,即寸。“一里”就是一寸,《太素》注:“一里,一寸也,故《明堂》刺天容一寸也。”故原校“里字疑误”者,不明韵律,不解其义,非误也。

(38)少腹痛,溺难,阴下纵,横骨主之。(卷九第十一)

“痛”,《千金》卷三十第二及《外台》卷三十九、《医心方》卷二第一均作“满”。黄龙祥校本据改为“满”。“痛”古韵为东韵,“满”与“难”古韵皆为“元”韵,同韵相押,作“痛”则失韵矣。黄注改是。

(39)其痛从上下者,先刺其下以通(一作遏)之,后刺其上以脱之;其痛从下上者,先刺其上以通之,后刺其下以脱之。(卷十第一上)

“通”下有校语“一作遏”,《灵枢》作“过”,原校云:“一作遏,下同”。《太素》作“遏”。“通”古韵为东

韵,“遏”古韵为月韵,下文“脱”古韵亦为月韵,同韵相押,作“通”则于韵不协。另外,根据上下文义,此言刺周痹之法,杨上善注:“刺周痹之法,观痹从上自下,当先刺向下之前,使其不得进而下也。然后刺其痹后,使气洩脱也。”凡痹痛从上而下者,则先刺其下以阻病之发展。从下而上者,则先刺其上以阻遏病之发展。故作“遏”于韵于义皆顺。

(40)曰:必先扣而循之,切而散之,推而按之,弹而怒之,抓而下之,通而取之,外引其门,以闭其神。(卷十第二上)

“取”原作“散”,明抄本、《素问》、《太素》均作“取”,黄龙祥、张灿理据改为“取”。此段为韵文,“循”古韵为文韵,在段氏第十三部,“散”、“按”均为元韵,在段氏第十四部,十三、十四两部可以合韵。“怒”、“下”为鱼韵,在段氏第五部,“取”为侯韵,在段氏第四部,汉韵鱼侯可以合韵。“门”古韵为文韵,“神”古韵为真韵,真文合韵也是汉韵的特点。作“散”则于韵不协。

(41)邪之新客来也,未有定处,推之则前,引之则止,逢而泻之,其病立已。(卷十第二上)

“止”,原作“上”,明抄本、《素问》、《太素》均作“止”。此段文字为韵文,“处”古韵为鱼韵,“止”、“已”均为之韵,之鱼通转,《素问合韵谱》第97条为之鱼合韵例。“上”为阳韵,若作“上”则于韵不协。

(42)《刺法》曰:无损不足,益有余,以成其辜《素问》作疹。(卷十二第十)

“以成其辜”《素问》作“以成其疹”,《太素》作“以成疹”。“辜”古韵鱼韵,与“余”同韵相押。“疹”为文韵,与“余”韵不同,故作“辜”为是。

上面通过分析《甲乙经》成书时间为汉代,肯定了依韵校勘《甲乙经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,吸收已有的校勘成果,对《甲乙经》中的42条材料从音韵入手进行了语言学上的校勘。有些是吸收先辈的校勘成果,进一步论证其合理性,有些是依照音韵学知识对异文的大胆取舍,以期能最大限度地确定《甲乙经》“是什么”,为研究“为什么”提供一个可资依凭的材料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黄龙祥.黄帝明堂经辑校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1987.240
- [2]张灿理,徐国仟.针灸甲乙经校注[M].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6.1955
- [3]钱超尘.内经语言研究[M].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.231,281
- [4]钱超尘.黄帝内经太素研究[M].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8.212
- [5]清·段玉裁.说文解字注·六书音均表一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812

(收稿日期:2005-02-24)